

先夫劉湛恩
先生的死

THE DEATH *of* MY HUSBAND

DR. HERMAN C. E. LIU

By Frances W. Liu

顧
獻
標

先夫劉湛恩先生的死

劉王立明著

507358/02

中華民國廿八年

四月七月初版
「七七」再版

先夫劉湛恩先生的死

▲定價港幣七角五分▼

著作人：劉王立明

發行者：中華婦女節制協會

香港皇后大道中
商務印書館

上海博物院路香港路口

經售處：中華基督教青年協會書局

重慶

生活書局

昆明

商務印書館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總發行所：華南婦女節制分會

香港皇后大道中 華人銀行八樓 〇七八號A

民族解放的熱情，
燃燒着你的心靈，
使你不顧慮危險，
與暴敵不斷地鬭爭；
維護正義，振救難民，
動員民衆是你震天的口號，
誰曾想到，
在這「聖戰」長征的途中，
你竟要付那最高的代價——流你的寶血，
犧牲你的生命？

*
*
*
*
*

富貴不能淫，

威武不能屈，

你的精神不死，忠勇的戰士！

蠢敵雖殺害了你的身軀，

卻忘記了你的妻兒，學生，

同志，必爲你復仇——

在這東亞的大陸上，

復興一個偉大的民族；

永遠地團結，自由，平等，

正如旭日的東昇，

洪潮的洶湧，

豈惟造福自己，

還要光照，沖醒那島國的百姓；

他們將羣起革命，

粉碎那班殘暴軍閥的迷夢，

更不爲他們驅使，

作自由，自主的人民，

*

*

*

*

*

安眠吧，親愛的，

在那虹橋的公墓裏，

那兒有基督的十字架指示你的所在；

那兒有玫瑰，青松環繞你的遺骸；

百靈雀每晨飛天空爲你歌舞；

在天涯的另一角落裏，

還流着你妻兒的熱淚，

他們虔誠地禱着：

「萬能的造物者，

願你接納你的使者到你的慈懷，

并賜人類以永久的和平與友愛！」

王立明泣序於香港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四月七日

劉博士幼年少年時期及
殉難前遺像



期時書讀學小會禮浸陽漢北湖



美國意省加哥大學研究教育時期



任江滬大校學長殉難前遺影

致讀者書：

敬啓者本書賣費將全數捐助中國被難民衆生產救濟工作如蒙

捐助則請將尊款逕寄中國香港九龍太子道三七八號三樓難民生產救濟組

組長鈕永建夫人或會計李汪華貞女士收

此致

閱者先生 鑒

中華婦女節制協會謹上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四月七日

先夫劉湛恩先生的死

劉王立明著

在太平洋的流域裏，那長久可恐怖的两个黃種民族的戰爭——中日的總清算——終於爆發而不能倖免。自從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北平西郊，蘆溝橋的第一聲槍聲鳴響了以後，日本在其狂妄的少壯派軍人控制之下，已動員它的海陸空軍，大舉侵華，實現其所謂「大陸政策」；中國的民衆，因連年敵人給我國所造的重重國恥，忍無可忍，除少數漢奸外，莫不齊聲一致地主張抵抗。這戰爭如今是已進入了第二個年頭，日本的泥足是越陷越深，除它自身的財政、外交、軍士補充等困難與日俱增外，它不能收獲什麼。中國呢，情形卻不是這樣，它雖然損失了大塊的土地，但在國內已求得統一的實現；在國際上，因為它所表現的決心與毅力，更獲得了無限的同情與實際的援助。它的地位是一天比一天高，在世界人類的心目中，它已不是那「東方的睡獅」，渾渾沈沈，只知貪睡，而是一個返老還童的少年，秉賦着新的能力與志願，不但自治有餘，并

將決定未來世界的命運！

可是中國的抗戰，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敵人人性的滅絕，千萬同胞，在他們的飛機，大砲之下，葬送了他們的性命，那班稍較幸運而能逃了出來的民衆，也無一不是過着骨肉分離，流浪失所，非人式的痛苦生活。至於物質方面的損失，更是不勝申述；無數的城鄉遭着了毀滅，文化機關被焚，財物被搶劫。國際上固然有許多戰爭，但自人類有史以來，再也找不出第二個民族，比敵人更兇殘的了。在這些層出不窮的浩劫中，還有一件最悲痛的事，就是有許多各界的男女領袖，爲着爭取民族的自由與解放，期望這「聖戰」最後的勝利，奮不顧身，忠勇地流了他們的寶血！

現在讓我們仍舊回到「蘆溝橋的事件」吧！這兒是成就了日本侵華政策的導火線，它的勢頭兇猛，正如野火燎原，不到一月半的工夫，上海已在龐大的火焰中被燃燒着。在八月十二號那天，因「虹橋事件」（九號下午五時半有日本海軍陸戰隊軍官二人，乘汽車駛入滬西虹橋飛機場之華軍警戒線內，爲我國保安隊所阻，該日人則

發槍擊斃保安隊一名，保安隊遂亦還擊，致該兩日人均斃命。日本所提條件——撤退保安隊，並撤除防禦工事——遭俞市長鴻鈞駁斥，租界外江灣，閘北的人民，均感着戰爭的迫近，惶恐不堪。「一二八」之役，爲時雖短，可是敵人的兇殘，卻仍舊痕留着在他們的腦海中。大家好像都有先見之明，這次戰爭如果發生，敵人將更比以前利害，至少要兇殘至一百倍。爲着未來的安全，所以在這些地帶居住的人民，無一不是焦急着：如果一旦戰事發生了，他們將往那兒去？尤其在租界上佈了電網，閉了鐵門以後，因爲那時租界仍保持着它那安全的威信。情勢一分鐘比一分鐘緊張，所以在晚飯時，在上述兩處的居民，成千成萬地，爭先恐後地，扶老攜幼，有的還帶着他們生命中所有的，不能分離的，龐大而不值價的東西，如燒飯的鍋，蓋身的被及馬桶等物，直向租界方面衝逃。蘇州河的白渡橋，四川路橋，老垃圾橋等處尤擁擠不堪。租界巡捕們無法維持秩序，最後只好發動萬國商團來幫忙。凡人看見過這種悲慘的情況的，除非他是鐵石心腸，他畢生也不能忘記！

這時正是暑期學校結束的當兒，先夫所長的滬江大學，因校址適在黃浦江的左岸，氣候風涼，校景美麗，同那些歇夏的地域，沒有多大差別，因此，先夫同家內的人，都沒有他適。可是，在繁忙的秋季尚未開始，我們正祝慶着將要過幾天安靜生活的時候，忽然間，像其他在上海的民衆一樣，被戰爭的死神支配住了。雖然這兒是一個最高的學府，而且產業，有許多是爲美國南北浸禮教會所有，它卻沒有安全的保障。先夫已感覺到這一點，所以，在和平解決「虹橋事件」變僵了的時候，他便告訴在校內凡能離去的人，須即時離去。他們都很聽他的指揮，在十二號的下午，教授及他們的家屬們，差不多都走光了，在下午六點鐘的時候，我押了最後的陣，帶了我的第二孩子光華，幼女光坤，只拿了幾件換洗的衣服，離了我那十年的住宅，風景美麗的滬江。但是，先夫卻沒有走，他同着幾位自願臨危不退的中西教員們，留在那兒守校，我的大孩光昇，那時他不過十三歲，覺得他的任務是「保護他的父親」，所以也留在校中。美麗的夜，同着清明的月兒，在天空裏高照着，涼風陣陣地自海邊吹來，靜悄悄地渡過了，但是每一個人的

心中，無一不是被未來戰爭的殘酷所驚擾。果然的，違反着愛好和平人類的志願，在第二日，那不幸的八月十三號，下午六點鐘的時候，滬江的門前，軍工路上，已是血肉橫飛，校園本身也變成了個戰場！

在租界方面已能聽見清晰的槍聲，那時我整個的心靈是完全陷入了恐怖，我預感着未來，一切均是黑暗；我不知道我是否仍能再與我的夫兒相見，所以當我在安慰別人不要心急的時候，我是時刻在默禱着上帝，求他保全先夫及與他同在的人的生命。

黃昏到了，爆炸聲到處都是，比以前更可怕，好像戰爭的地帶也擴大了。我設法忘卻我的痛苦，便跑到街上去，對那班逃來無處安身的難民，帶着無限的同情，把他們領到所設的那些臨時收容所內去。這些難民收容所，有的是政府立的，有的是慈善團體合辦的。雖然我是時刻地在忙着，但叫我忘記校內，校門外那班人的安全，是不可能的。事。可是，有一次，當我正在疑慮不定的時候，好像上帝還要使用先夫，在夜間十一時左